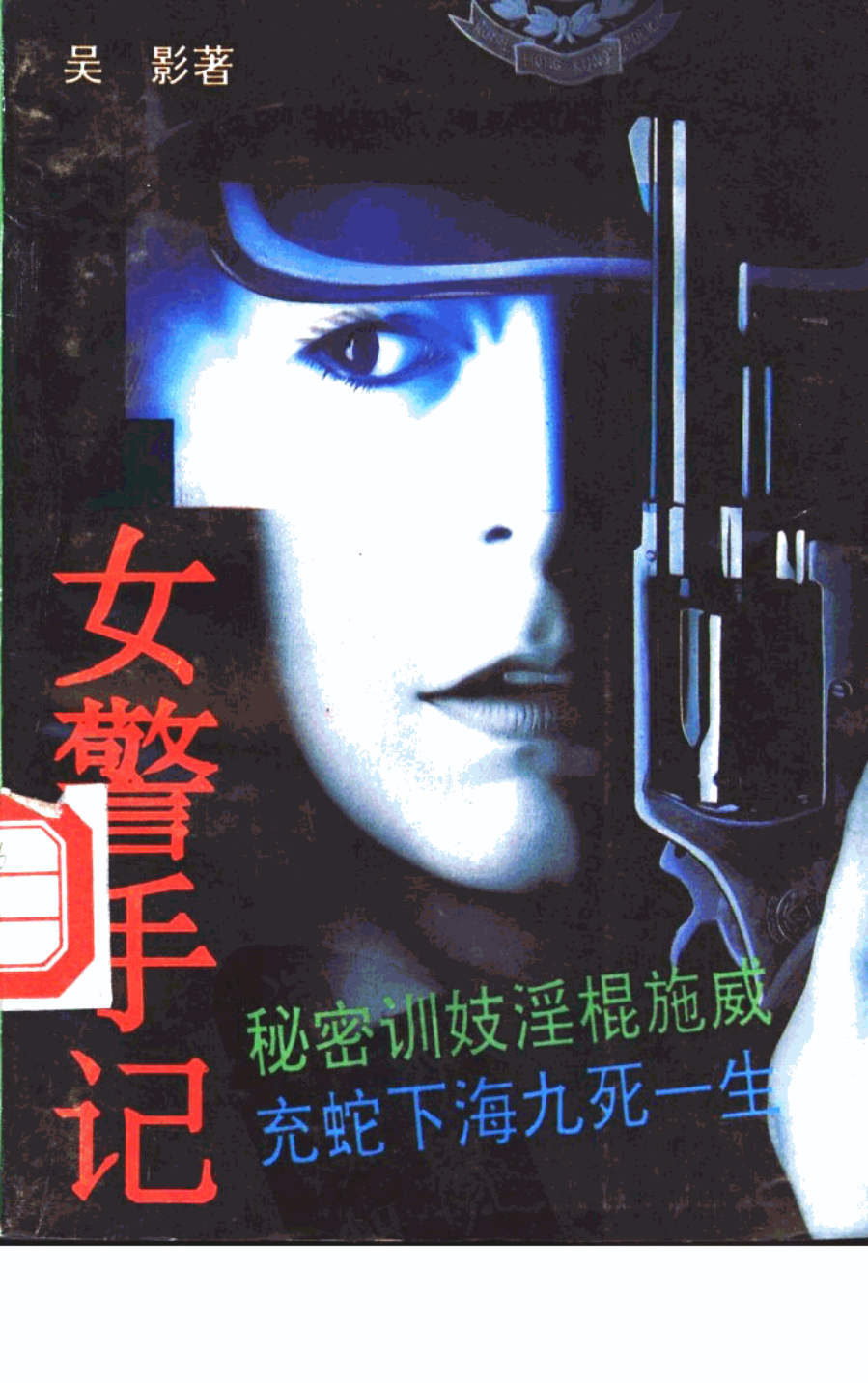


吴 影著

女警手记

秘密训妓淫棍施威
充蛇下海九死一生



目 录

第 一 章

幽魂还体	(1)
拍卖裸女	(6)
靓女勾魂	(14)
逼良为娼	(21)
色鬼之死	(27)
死里逃生	(33)
雪上加霜	(45)
玉兰绝笔	(48)
未婚私孕	(56)
患难苦恋	(62)

第 二 章

再遭劫难	(73)
白衣女郎	(76)
一见钟情	(80)
香港之夜	(86)

真情假意	(96)
愧对贤妻	(102)
莲丽心事	(106)
梦寐已求	(111)
最宝贵的	(114)
一场恶梦	(117)

第 三 章

色情间谍	(125)
惊人之举	(130)
充蛇下海	(135)
秘密训妓	(140)
应招男妓	(146)
黄色生意	(154)
人体按摩	(162)
少女之心	(166)
将计就计	(173)
淫窟斗智	(177)
甜蜜的吻	(183)

幽 魂 还 体

到底经过了多长时间，她无从知道，因为对失去知觉的人来说，既无空间也无时间了。不过，在这空无所有的某一时刻，她似乎又重新感到有了点什么……噢，原来在迷迷糊糊中开始苏醒过来。

她还没有睁开眼睛，感到自己没有了身体，只有一缕幽魂。随后似有一种沉重的感觉。慢慢的感觉到还有个脑袋存在，她发现自己能轻轻地呼吸。但这呼吸极其困难，她把手放在嘴里，轻轻地咬了一下，感到有些疼痛。这时，她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

但她还没有能力感知自己在什么地方，还搞不清为什么处于这种状态。她在努力判断自己为什么能在这里。这里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她又感到呼吸费力，这里好像缺少氧气。

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她开始有了回忆的能力，逐渐理出个头绪来。

1967年春夏之交。

她从家乡逃跑出来，来到广州，从广州来到海陆丰。

她在海边徘徊，她要到香港去，她曾听人说过，香港是个好地方，那里没有文化大革命。她要寻找不受人歧视的地方。

她望着大海叹息，这时，有两个年轻人似乎看透了她的心事，便问她：

“你是从那里来的？叫什么名子？”

“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，叫洪玉兰，我要到香港去”。她说。

两个年轻人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得意地说：

“你真走运碰上了我们，我们有个朋友的船马上就要回香港，你正好搭他的船，将来走运了，可别忘了我俩呀。”

洪玉兰向二人深深的鞠了一躬：

“我不会忘了你们的大恩，一定报答”，她眼含热泪的说。

洪玉兰被两个年轻人领到一个船上。船主是一个四十多岁，满脸大胡子的人，他笑迷迷的把洪玉兰打量了一翻。就让她进了底仓。顺手扔过一包点心和一桶饮料。她不大功夫就狼吞虎咽地干掉了，渐渐的，她把眼皮闭上了，怎么也睁不开，脑袋也昏昏沉沉的，然后，就失去了知觉……

这么说是在船上昏迷的。她挣扎着坐起来，用手摸着，她的手摸到一面铁板墙，于是又向另一方向摸去，当她的手触到一个人的脸颊时，吓得惊叫起来，被摸的人也立即坐了起来，轻声说：“你终于醒了，阿姐。”

“你是谁？怎么认识我。”她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她追问坐在身边的姑娘。

那个姑娘对她说：“你别急，让我慢慢告诉你。那两个年轻人是人贩子，把你卖到了这个船上。船上的人是搞走私活动的。要把你带到香港卖掉。我也是被拐骗来的，他们让我看着你。噢，这里有水和面包，你饿了吧？”

洪玉兰摇摇头说：我不饿，反正我已是死过的人了。怎么都一样。

周围仍是漆黑一片，一阵沉默。

那个姑娘又开口了：“玉兰姐，以后我们就相依为命了，我今年16岁，叫小娟，你就叫我妹妹吧！”

玉兰拉着小娟的手说：“好妹妹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今后我们就是亲姐妹，这个世界上好人太少了。”

“玉兰姐，你的家在那里？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

在这船仓底层，无法知道白天和黑夜，玉兰象说书一样慢慢地向小娟讲述着自己苦难的经历……

自从史无前例的熊熊“文革”之火蔓延到了湘南道县，那里很快的成立了“红色造反兵团”“革命造反大军”两个对立组织。

开始，他们写大字报，散发传单进行相互攻击。然后发展到木棍，长矛进行武斗。

当报纸发表了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社论以后，两个组织都拼命的表现自己，把矛头指向群众，来标榜自己是最紧跟、最革命的。

红色造反兵团的头目，原来是个汽车司机，外号叫

“鬼火”。平时到处游窜，煽风点火，是个有手好闲之徒。

他发挥了社论精神，连夜写了一篇“黑五类要造反，贫下中农莫等闲。”的大字报。

“鬼火”在兵团和群众大会上宣布：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。他们要夺我们的权，复辟资本主义，我们必须把他们彻底消灭，斩草除根。”

顿时民心大乱，形势骤变。各地农村纷纷成立所谓“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”大开杀戒。

一时间整个县城尸横遍野，水臭风腥。

相邻的几个县也纷纷效仿，随意将人判处死刑，一些心术不正的人，乘机更是为所欲为，公报私仇。

“鬼火”兵团的战士分成几个小分队，到处抓人，抄家。

一天，一个小分队抓来了父女俩。“鬼火”发现姑娘十分娇媚，亲自审讯。得知姑娘的爸爸是富农，被逼去参加修水利，干活时，腿碰伤了，化了脓，不能出工。队长不给假，和姑娘争吵起来。姑娘被扣上破坏“抓革命，促生产。”的罪名。

“鬼火”把姑娘领到一个小屋，要姑娘揭发父亲的反革命言行。并要求姑娘作他的贴身秘书。这一切当然遭到拒绝。

“鬼火”又动手动脚，强迫姑娘和他接吻。姑娘一气之下咬破了他的鼻子。

姑娘的行动，无疑被定为反革命报复罪，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死刑。这天，一辆解放牌卡车载着十几个

“囚犯”进行游斗，然后到黄泥沟执行。

路上，造反派们在一家酒店狂饮，来欢庆他们的胜利。

司机喝得面红耳赤，开起车来摇摇晃晃。

在转弯时，由于车速过猛，难以控制。终于撞在一棵大树上，汽车翻了个底朝天，车上的人大都血肉模糊，姑娘有幸受了点轻伤，从车里爬出来，悄悄地脱离了虎口。经过十几天拼命的奔逃，来到这海边。

往事象梦一样，玉兰讲完了自己苦难的经历。小娟听得入了迷。

“玉兰姐，如果有人把这些材料写成一部小说一定很生动。”小娟感慨地说。

船仍在航行，等待她们将是怎样的命运？她们难以预料。

拍 卖 裸 女

船终于在一个码头停下来，小娟被两个人贩子买走。虽然她实在不愿离开玉兰，但这一切都由不了自己。

当晚，洪玉兰被牵着翻过了几道山岗，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一条河边。一个大汉轻轻发出几声水鸟叫的声音，便有两个人从芦苇丛里出来，他们手里拿着一只胶皮口袋，把玉兰装进了口袋，那口袋两边绑有个球胆，气打得足足的。在扎口袋时又塞进一截透气管，就把她抬进河水里。那几个人和胖瘦两个汉子打了招呼，也一起下水了。从哗哗水声中，玉兰明白他们是拖着她一起在渡过这条不太宽的河流。

不一会儿，到了对岸，那几个人把玉兰从胶皮口袋里放了出来。那个大汉对她说：

“姑娘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已经到香港了。香港是个黄金铺地的好地方，象你这样一个美貌的女子，一定会有你一个好去处。让你在这里不致受苦。如果不听话，你就得受罪，这里是我们的天下，你就是“插翅也难逃的。”

玉兰万没想到，香港原来是这个样子，事到如今更只得听天由命了。她知道大汉说的话连哄带吓，目的在于吓，让她老实听话，其实，既以落入魔掌，她一个弱小女子，不老实听话又能怎么办呢？

几个人穿好衣服向前走去。前面是黑森森的一片松林，在河岸耸立着，活象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，真使人不寒而栗。

他们刚离开河沿，走上一条黑松林中的蜿蜒小山道，就见几块巨石后面转出一帮人来，随即几道白光直射到他们身上，其中有人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声音：“站住！”

“你们是谁，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到这儿来管什么闲事？”那大汉竟不害怕他们，回问了一句。可是看到对方人多势众还是不得不站住了脚。

“口气真不小，你说这是谁的地盘？贵公司又是哪个？”

“我们是‘老歪’的，怎么的？”

“谁是你的大佬，谁是你的顶爷。”

“卢海生是我的大佬，王老仁是我的顶爷。”

“好，请老兄交出‘宝’、‘印’！”

“嘿！你有何德能，要我‘交宝’、‘交印’？”

对方见大汉口气硬，来头大，未敢立即动手，但仗着自己人多，见他们手里牵着一个美女，又不肯轻易放过，他们派几个人把住路口，不让这四个人过去。几个管事的退到一边商量起来。

原来香港黑社会帮派繁多，各个组织还有许多堂口。

内部等级分明。最高一级称为香主。负责堂口的称为二路元帅。下面是红棍，是打手的领班。纸扇，就是出谋划策的军师。小头目称为草鞋。最低一级的称为四九仔。各个黑社会的组织间接触，都用他们自己的暗语、暗话和手势交流，如果不是同门，就答不上，或答错了，就认为是异己，或认为是流杂，就会引起厮杀。如黑社会中有十四K、和记、四大、老联、潮帮等等……都有自己内部的黑话和信号，局外人是冒充不进去的。

其中和记的势力甚大，他们内部就分为和安乐、和胜和、和胜堂、和义堂、和勇义、和合图、和利和等各组织。他们既有统一组织，也有统一领导，各自都占有自己的地盘。

大汉就是和字号中的一个老千（即骗子），他说自己是老歪的，“老歪”是众所周知的“和记”组织的统一别名。这个黑松林是他们的地盘之一。

他们要这样的地盘作何用呢？原来香港政府曾有一项规定：凡非法入境者，只有进入港内市区，才算成功，否则就得被遣返。那里称非法入境者为“人蛇”，谁要是抓到了“人蛇”，送交政府，谁就可以得到一笔遣返费。这些专门抓“人蛇”的人，叫“打蛇客”，干这门行当的人，也就被称为“打蛇业”了。自从有了这门打蛇业，各个黑社会组织就在边境区买动官府，各自占了自己的地盘。

这些打蛇客专打偷渡者，但是，他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挣那点遣返费，而是首先了解他们抓获的“蛇”与在港亲友的关系，如果亲属很富有，因为偷渡是非法的，他们

就能向这些亲属勒索，让他们付出巨额赎金；如果抓获的是个很有些姿色的“女蛇”，也可以作一笔大买卖。倘若没有什么姿色，又无富有的亲属可供勒索的，则卖与人作保姆，只是对那些实在无用的人蛇，才送交政府，换几个遣返费。象大汉这样一类，是为了捞大钱，干脆潜入内地，物色美貌女子，弄到香港做大笔买卖，这也是黑社会组织平时正常搞的非法活动之一。

平时，大汉他们来到黑松林，就算到了家，料想准会有人接应，谁想今日刚到林子边，半道里杀出个程咬金，把他们截住了。他只好抬出“老歪”字号来，企图震住这些不速之客。

那一帮截道者原是“老联”的人马，是到黑松林来打野食的，他们来到前沿河边，就是要趁“人蛇”进入和记势力腹地前抢吃一口。如今见和记的人报出了自己的字号，心中不禁有所顾忌。因此几个管事的没有立即动手，而是先把他们堵住，便退到一边和计了一番。结果一致认为：那个十分标致的“女蛇”，可以做一笔大买卖，无论如何不能放过，反正自己方面还没有自报家门，先抢走这“女蛇”，鬼知道是谁抢的。于是为头的打了一个唿哨，那帮人就一齐动手，把四个人包围起来，有三个汉子，抓住洪玉兰沿小路飞跑起来。那四个人均被打倒在地。高声叫喊起来，并取出信号枪打出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。

洪玉兰被那三个大汉夹住往前飞跑着，不久就奔跑出了黑松林，但是，他们仍不停脚，一个劲的向前奔跑，洪玉兰听到后面大汉的喊叫声，随即见背后飞起了信号弹。

不一会儿，就见山外小村寨里闪起点点亮光，一队人马从那里出来，渐渐向他们靠拢。那几个大汉说声不好，夹住洪玉兰又回身往黑松林里奔去。这时黑松林里也闪起了亮光，一队人马隐隐约约向他们逼来。那三个大汉见事不好，取块毛巾堵住了玉兰的咀，草草的将她手脚捆绑好，把她塞在一块草帘子下，就各自逃走了。

不一刻，村寨里出来那一帮人在草帘里找到了洪玉兰，把她拉了出来，洪玉兰偷眼看这一帮人，只见他们身穿丛林装，有的骑着轻骑摩托车，有的坐着漂亮的小汽车，身上带着枪，背着步话机，口袋里的BB机“BBB”直叫。心想：这下子落到香港武装部队还是警察手里了，落在他们手里要比落到坏人手里好得多，最多把我遣送回内地，如果能这样，更好。玉兰的心里踏实了很多。

她被带进附近的一所茅屋里，这里的墙是用蚝壳和石灰砌成的，蚝壳发出鬼火般的反光。屋里灯火通明，堂上坐着一个年近五十的胖女人，边上站着参差不齐的人物，组成了一幅怪里怪气的画面，还有几个奇装异服的男人坐在一角。玉兰心中纳闷，他们带我到这里来，是要干什么呢？难道他们也是坏人？

是啊，这回她猜对了，原来这帮现代化装备的人马，正是和记号的人，这所茅屋正是他们在黑松林的指挥中心。那个胖女人正是这里的头头。

胖女人开始审视了玉兰一番，正要查问她的身世，只见一人满脸血污地冲进门来。他向胖女人诉说了把玉兰从内地人贩手里买来，在渡过深圳河进入黑松林时遭到

拦截的情况——作了报告，胖女人让他查明拦截者是些什么人，准备提出责问。随即向玉兰提出了问题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洪玉兰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就我自己”

“你还有什么亲眷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结婚没有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里你有亲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胖女人又认真端详了她一阵，说声，“扒了！”

几个汉子立即如狼似虎地上前，三下五除二，把洪玉兰的全身衣服扒得精光，然后他们自己也把衣服也刷刷脱了下来，每人只剩条短裤衩。洪玉兰双手挡住胸前处一下蹲了下去，颤抖着喊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！”一个大汉走近她，抓住她的胳膊，狞笑着说：“都脱光了，你说要干什么呢？”照我们的行话，叫‘轮大米’，也就是让你尝一尝我们每个人的滋味，你懂吗？”

原来胖女人经过审问，知道洪玉兰在香港无亲无故，敲诈不到什么赎钱。只是她长得非常美丽，就准备走第二步棋，把她卖作舞女、吧女、浴女或导游女。要让她干这些事，首先就得破坏她的贞操观念和自尊心理，要做到这些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众让人把她轮奸了。黑人物这样

做，其实并非纯粹出于“淫欲”，胖女人前面坐在角落的那几个人，有的是舞厅大班、欢场老板，也有寻花问柳的“姑爷仔”，这些人见到如此美貌年轻的女子，也早已忍耐不住了，只等胖女人打一个手势，他们就会饿虎一样猛扑过去。

“慢着！”胖女人喊了一声，这一声把“姑爷仔”的心都浇凉了。原来胖女人看洪玉兰的美貌和气质，实非一般美女可以比拟，要在她身上做一笔比一般赎金更大的买卖。

“怎么啦？”几个脱光衣服的姑爷仔喊起来，欢场老板和舞厅大班也随声附和着。

“这个姑娘相貌如何？”

“美丽得很！漂亮之极！”

“她身材怎样？”

“没说的！”

“好！我要留着卖大价钱啦！”

“开个价吧！”

“五十万。”

“太贵啦！”一个舞厅大班说：“十万块吧！”

“十二万我要！”欢场老板说。

“我出十五万！”

“我出十六万！”

“别争啦，我出十八万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五十万，少一个子儿不卖！”胖女人说死啦。

“唉！”

“这也要得太狠啦！”

“各位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这姑娘我不想卖啦，列位先回去吧，有合适的‘女蛇’，下回一定照顾你们。”

洪玉兰抱住两个膝盖，低声抽咽着，她从懂事起，还没有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过。她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这里。可是四周都是人，她想撞死也做不到。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个好了，原以为“轮大米”将断送了她的小命，不料胖女人又改变了主意，没有让他们糟塌她，心头掠过一丝庆幸念头。不过，既然落到这些人手里，早晚总会要遭殃的。

“穿上！”胖女人身边的一个汉子吆喝了一声。洪玉兰吃了一惊，赶紧抢过自己的衣服穿了起来。

胖女人把洪玉兰带进香港市区。她在小汽车里往外看，只见高楼林立，各式各样的车辆穿梭似地往来，霓虹灯花花绿绿连成一片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洪玉兰却无心观赏。

靓女勾魂

小汽车在市区转了一阵，来到一所幽雅的别墅式房前，司机按了一下喇叭，两扇镂花大铁门哗啦一声开了，车子一直朝里开去，在一个花坛前停住。胖女人领着洪玉兰走进这所房子，就见把门的几个大汉个个低头哈腰，向胖女人致礼问好。胖女人把她带到大厅客房。让她坐下。这是一间既宽敞又豪华的客房，室内所陈列的东西，洪玉兰几乎在别的地方从未见过的，猩红的地毯厚厚的，踩在上面软软的，无声无息，24寸彩色电视机正放映着节目，巨大的挂灯富丽堂皇，电话机也很精巧，还有一些玉兰说不出名堂的东西，洪玉兰坐在又软又大的沙发里，局促不安地等待着胖女人的发落。

佣人们送上水果茶点，玉兰虽觉又饿又渴，可连碰也不敢碰一下，她只是抬起眼皮偷看了一下胖女人，不知道她开口将说些什么，洪玉兰知道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这胖女人的手中，心中始终忐忑不安。

“我姓陈，岁数比你大，今后就称我为陈师娘好啦！”

“嗯。”